



看电影

李欧梵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看电影

李欧梵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电影 / 李欧梵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8. 6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53 - 0

I. 看… II. 李… III. 电影评论-世界 IV. J905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3925 号

看电影

李欧梵 / 著

责任编辑 / 阙 政

技术编辑 / 丁 多 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 ewen. cc www. shsd. com. 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6.5 字数 85,000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53 - 0 / J · 372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次

我的观影自传	1
《倾城之恋》与《费城故事》	7
文学和电影:《断背山》观后感	14
银幕上的文化压抑	
——从《断背山》到《卧虎藏龙》	20
《侠女》中的经典场面:竹林大战	27
细看三场竹林大战	35
《金刚》启示录	42

从《魂断蓝桥》到《倾城之恋》和《一曲难忘》	49
《傲慢与偏见》和《理智与感情》	
——改编自奥斯汀小说的影片	57
伍迪·艾伦和陀斯妥耶夫斯基	64
向希区柯克致敬	72
安慰李安	78
引人思考的新闻节目	83
永远的倾城之恋	89
张艺谋十面埋伏的危机	113
香港电影文化需要影痴	118
漫谈海盜片	123
天堂的对话:英格玛·褒曼 VS 安东尼奥尼	132
重访《苏丝黄的世界》	141
重温费穆的《小城之春》	149
《色,戒》:从小说到电影	157
《色,戒》与老电影	175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	
——重读张爱玲的《色,戒》原稿	183

我的观影自传

半个世纪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，全家住在台湾的一个小城新竹。那个时候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，看的大多是好莱坞出产的美国片，欧洲艺术片还是六十年代初到美国留学后看的。美国片以“类型”取胜：古装片、西部片、警匪片、战争片、歌舞片、喜剧片，还有文艺片。我父母学音乐出身，又是音乐教育家，所以每逢有古典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歌舞片，如《歌王卡罗素》(*The Great Caruso*)、《一曲难忘》(*A Song to Remember*)，和《学生王子》，必全家阖第光临观赏，甚至有些佳片我看后想再看，父母也愿

意付钱。后来我竟然在报纸上写影评文章，赚了些许稿费，可以自掏腰包看电影了，当然看得更厉害。在那个时代尚不多见，所以养成了我“重看”的习惯。就以《学生王子》为例：第一次是全家一起到新竹的国民大戏院看的，后来我又自己单独去看了几场。在重看的时候，就可以在影院耍花招了。当年看电影可以随时进场，先看第一场的结尾，再看第二场的开头，在终场休息的时候，管理员也不清场，所以我可以连看下去，即使是巨片登台，观众太多而需要清场时，我照样可以躲到厕所里不出来，然后再混入第二场入座的观众中，反正总可以混水摸鱼找到空位的。但我最珍贵的经验还是当影片连演数天、观众渐稀的夜晚，我可以在空旷的影院中真正享受自我的空间，坐在楼上后排，没有人打扰，也不理会前排卿卿我我的对对情侣（或者说只有羡慕的份儿，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银幕上），兀自消失在黑暗的空寂中，静听台上兰沙的高歌：“我的挚爱，我全心全意地爱你，我每一口气都在祈祷，有一天你将是我的……”。其实我心中早已拥有了这首歌曲，因为早已听了五六遍；我也拥有了那份异样的孤

独,觉得自己和银幕上的世界混为一体,好像真的到了德国的海德堡,加入学生的行列,边喝啤酒边唱“饮酒歌”!

当年新竹有家电影院,并不华丽,但对我而言却像是皇宫。那个时代的美国大城市倒真有备极豪华的“影宫”(Movie Palaces),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有,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亦复如此,不像现在的多间式影室,同时放映十几部影片,甚至有的连名字也搞不清楚,试问在这种新环境中看《罗马假期》(*Roman Holiday*,港译《金枝玉叶》),还能够感受到片子结尾时的那股“余情”吗?奥黛丽·赫本饰演的公主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结束了,顿时大厅中人去楼空,只剩下那位和她有一夜情的格里高利·派克一个人,形单影只,镜头从他的面部特写转到中镜和长镜,他转过身来踉踉离开,那“行板”式的一滴一答的皮鞋声,从空荡的黑暗戏院中传到我的耳际,也使我低回良久,不忍离开。但是影院的灯亮了,我才发现自己是最后离场的观众,那股“离愁”,竟然和银幕上的有几分相似。从此我把格里高利·派克视为偶像。

这就是我观影的乐趣。电影陪伴着我成长,它是我的初恋——我至今还怀念银幕上的赫本和格蕾丝·凯丽(Grace Kelly,我对她最初印象甚深的却是一部不见经传的片子 *Green Fire*,中文译名已忘,和斯图尔特·格兰杰合演)。电影也是我的课外教本和“新知”的来源:从古装片中学到英国历史,第一次知道“狮心王”李察是何许人也。我也从时装片的对话和歌词中试着学英文,竟然走火入魔,连电影海报上的英文名字也照背如流,几年下来,不但明星如数家珍,而且连导演也记得一两百个!什么 Mervyn LeRoy、Richard Thorpe、Henry Hathaway、Henry King、Henry Koster、Michael Curtiz、Howard Hawks、George Sidney、Charles Vidor、Charles Walters……这些名字,有的至今早已默默无闻(如当年霍士公司的这三大亨利),但也有的被电影理论家重新发现,奉为“作家”(auteur)和大师(如 Howard Hawks)。记得美国的名女影评家 Pauline Kael 写过一本影评集,书名叫做 *I Lost It At The Movies*,书出版时不少人议论纷纷,到底这个书名中的“it”指的是什么?如果我用同一个书名的话,意旨就很清楚了:我在影院中失落的“it”就是我

的青春。然而我和她一样，用“失落”一词也语意双关——既失落又沉迷，而我的青春也在电影院所独有的“失落”气氛中茁壮，甚至开花结果，令我每天都在做白日梦，臆想到世界之大和异国文化之神奇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多年后我留学美国，想申请洛杉矶加大分校去学电影，但未获录取，后来改学历史，最后又从历史转回文学，这虽与台大外文系的背景和一班朋友的影响有关，但未尝不也是受到中学时代看了无数电影的熏陶，我写不出小说，就想拍电影。

电影就是幻想，它带我进入另一个“非现实”的世界，所以我至今对任何过度写实的影片都无大兴趣，除非片中所描写的“现实”早已成了历史。当年我对异国的幻想也是促使我赴美留学的内在原因，因为我希望到美国去“印证”年轻时代的那种感觉，特别是西部片中的旷野。记得我初抵美后，立即乘灰狗巴士从西雅图横跨大陆到芝加哥，也是这个下意识的幻想在作祟。此后当然大失所望，因为六十年代的美国西部和中西部已经看不到骑马的“牛仔”，也没有“驿马车”，只有满地又肥又大的汽车，

令我倒尽胃口。我特别去游览蒙他纳州的黄石公园,却没有去过约翰·福特(John Ford)影片中的“大碑谷”(Monument Valley),至今引以为憾,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看他导演的西部经典名片以作补偿了。

卡尔维诺(Italo Calvino)在他的《一个电影观众的自传》中,描写他幼年看电影的经验,有下面的一段话:“有几年我几乎每天都在看电影,有时甚至一天看两场……那时候电影就是我的世界,一个与我的四周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,我觉得在银幕上看到的世界更有分量、更充实、更须要,也更完美,而银幕以外的世界却只是些零散的东西随便混在一起——这是我的生活材料,毫无形式可言。”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!

《倾城之恋》与《费城故事》

日前与香港话剧团总监毛俊辉先生讨论《新倾城之恋》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《费城故事》(*Philadelphia Story*, 1940)，引为知己。看过这部老电影的人现在可能不多吧，当年则不同，我猜张爱玲就看过，甚至说不定在写《倾城之恋》时也受到此片的影响。至少我在这篇小说中看到这部影片的影子。

老友郑树森早就论到好莱坞电影中的一种喜剧类型，英文叫作 *screwball comedy*，可意译为“诙谐喜剧”，他认为张爱玲的电影剧本从《太太万岁》到《情场如战场》皆

受到这种类型影片的影响，“始终都以诙谐的对话和滑稽的情境，剖析男女关系的社会基础，透视门第名利的世俗观念”。我更认为这条“喜剧”线还可以拉回到《倾城之恋》。

《倾城之恋》最适合改编为舞台剧，张爱玲自己就试过，而且曾在上海公演，造成轰动。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，广东话歌舞版的《新倾城之恋》最近在香港和上海演出，又造成轰动，原因为何，自有专家去讨论。我却因之而联想到这部《费城故事》和由此改编而成的歌舞喜剧片《上流社会》(*High Society*, 1956)。前者由加利·格兰特(Cary Grant)和凯瑟琳·赫本(Katharine Hepburn)主演，这对最佳搭档真把这出喜剧演绝了，而且还有直率得可爱的詹姆斯·斯图尔特(James Stewart)参加演出，更是锦上添花。后者则改由格丽斯·凯丽(Grace Kelly)和宾·克罗斯比(Bing Crosby)担纲，加上“瘦皮猴”弗兰克·辛纳特拉(Frank Sinatra)，明星阵容鼎盛。凯丽在拍此片时即将成为摩纳哥王妃，风姿艳丽之至，又是出身费城世家，所以演一个费城富家女的角色，非常适合，然而“冰哥”和

“瘦皮猴”却都显得老了，老冰几乎可以做基莉的父亲，怎能赢得美人归？原因无他，只不过借重两位歌王的歌喉而已。该片的主题曲也十分动听，我当年可以朗朗上口。然而从“诙谐喜剧”的立场而言，《费城故事》才是真正的经典。

英文 screwball 的原意是指棒球的投手可以投出的一种“曲线球”，它转个不停，一反直线投球的常规。这种喜剧片亦然，人物必须忙得团团转，而且对话更是妙语如珠，有时快如闪电，而最主要的关键就是男女主角的冷言相讥，对抗到底，其实双方早已互相吸引，但不能明说，直到最后关头。《倾城之恋》中的浅水湾酒店部分，显然就出自这种典型。

此种喜剧的社会讽刺，也就是它“透视门第的世俗观念”的基础，就在于一种“世故”。《费城故事》的成功秘诀，也得益于世故。这个中文名词，又可作两种解释：一种是阅历和修养，表现在言谈举止上的风流潇洒；一种则是饱经沧桑后的愤世嫉俗，似乎把一切都看穿了，但依然不愿离开荣华富贵的红尘，因此在言语上冷嘲热

骂，极尽讥讽之能事。《费城故事》在老导演乔治·库克（George Cukor，他被公认为此中能手）指挥下，兼具这两种“世故”的特色，特别是加利·格兰特不动声色的演出，在世故中又加上一份自嘲，直把后来的“老冰”比下去了。相形之下，《倾城之恋》中的范柳原则似乎略具阅历上的世故，但其他方面仍然不足。显然张爱玲对这种男人的了解仍欠深厚。

《费城故事》的原作者是 Philip Barry，情节很简单，说的是一对富家夫妇离婚之后，丈夫又把太太追回来的故事。内中凯瑟琳·赫本饰演的大小姐角色，教养和阅历有之，在片中她玩弄她的新未婚夫，但并不过瘾。故事中又杀出一个程咬金——詹姆斯·斯图尔特饰演的记者，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人，朴实而直率，却不知不觉迷恋上了这位富家女。有的论者认为：这段情节反映了美国富家和中产两种阶级之间的关系，互相对抗也互相吸引，所以不足以造成阶级革命，基调还是保守的。在片中，记者和醉酒的富家女几乎发生一夜情，但又不及于乱（证明中西部出身的人比较老实），因此触动了世故的前夫，他

的愤世嫉俗心态，因这个鲁莽而天真的男子的介入而软化，令他掌握时机，把这富家女前妻追回来。他一方面冷眼旁观，满口讥讽，但另一方面也处处照顾着这个贵族家庭，使之不至于倾覆。最终还是富人归富人，不容中产人士或穷人侵入，否则必会有不良后果，这也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主题。

然而喜剧终归是喜剧，特别是这种“曲线型”的，不能用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框框去硬套。我觉得这部影片的真正主题是：如果一对富家男女在离婚之后，双方独立生活都很愉快，为什么还要彼此重拾旧情再结婚一次？难道就是因为余情未了？哈佛哲学系的名教授卡维尔(Stanley Cavell)就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，认为这类喜剧中的“再婚”主题，其实是和解和“再生”，让男女双方都更了解“迟来的幸福”的人生意义，而真正感受这种幸福真谛的还是“离婚的夫人”。西方喜剧和轻歌剧中本来就有所谓“快乐的离婚女人”(gay divorcee)的传统，但在这种“曲线式喜剧”的影片中，剧情必须走一段“曲线”的冤枉路，才令主角发现自己的真情，尽管男人可以在背后操纵她，但最终

能从经验中领悟到人生真谛的还是这类女性。

我想张爱玲在《倾城之恋》中的用心也在于此吧。白流苏所追求的幸福,不但是故事的主题内涵,也是最终令读者感动的主要因素。但白流苏却不可能做到“风流寡妇”的地步,至少在表面上需要矜持和含蓄,才符合一个半传统中国女人的性格。张爱玲也特重这种家庭伦理观念;一个离婚女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自我解放出来,并不容易。《费城故事》中的富家女却自始就自我解放了(凯瑟琳·赫本本人更是如此),而且桀骜不驯,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妇人,所以要驾驭她更不容易。相形之下,范柳原对于白流苏的态度,其实玩弄的成分更多,白流苏如何在这个“世故”的感情游戏中不失身份,甚至保存一份性格上的天真,却要大费周章了。所以我一向觉得《倾城之恋》中的浅水湾酒店部分才是故事的精华所在。

毛俊辉和我——这两个看来“世故”的大男人——在餐桌上高谈阔论,坐在我们身旁的两位妻子初时却微笑不语,我不禁恍然大悟:我们二人都知道“迟来的幸福”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就凭着这股“情意”,俊辉把《新倾